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三

宋 胡宏 撰

五帝紀

帝堯陶唐氏

元載甲辰

論曰或傳自開闢或曰自燧皇至於春秋獲麟之歲二百七十六萬年分為十紀六紀在包羲前三紀在包羲後而末紀流訖於黃帝者也謹

按包羲始畫卦造書契夫孰知其前之六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自包羲至於皇帝兩紀五十餘萬年間作者惟神農氏一人其妄可知故自盤古至於帝嚳雖有紀其年者皆不敢信姑載其事而已西洛先覺卲雍氏作皇極經世歷帝堯即位之年起于甲辰惟雍精極天之數必不妄也故用之以表時序事庶幾可以傳信乎

堯自唐侯升為天子時年十六都于平陽奉養儉素富

而不汰貴而不驕黄收純衣彤車白馬物不尚奇異器不寳玩好樂不聽淫泆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廵狩行教周流五嶽心周率土意加窮獨民饑寒曰我饑寒之也民有罪曰我陷之也放則天命勤於君道日月勞之來之迼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作布政之宫曰衢室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盡其言建進善之旌使天下得盡其才置諫鼓於朝使天下得攻其過天下之人無有異心不賞而勸不

罰而治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有蓂莢之草生於庭朔後日生一葉望後日落一葉月二十九日而晦則一葉厭而不落羲和立渾儀之制以銅為壺再疊差置實以清水吐以玉虯轉注兩壺右為夜左為晝一晝夜十二辰百刻一辰得四刻六分刻之一着之箭置之壺内浮箭壺以出刻為準漏水壺以沒刻為度鑄金為胥銅為徒居壺之左右左手握箭右手指刻以别早暮地居天中日出地上為晝日入地

下為夜其制肇於羲和祝融之後也世世相傳為

疇師以建寅月為歳首十二載甲寅

二十一載甲子

三十一載甲戌

四十一載甲申有閼伯實沈者亦高辛氏之子兄弟也

居於曠林而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堯遷閼伯於

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契仁聖帝使為司徒教

天下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五十一載甲午有苗暴殺戮無辜始大為劓耳截鼻椓陰黥面五虐之刑民相漸化泯泯棼棼反覆詛盟堯與戰于丹水之浦以遏止其惡夷絶其世

六十一載甲辰大荒之開自帝太昊炎帝黄帝保聚生養至於堯時人民衆多耕牧之地日少西北則龍底横濁河之衝西南則灩澦巫峽塞岷江之口淮濟萬川未由地中行氾濫於天下蛇龍居之草木暢茂禽獸偪人

五穀不登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堯有憂之羣臣薦崇伯鯀往治之七十載許由居于沛澤養性無欲堯聞而往見之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天生夫子於天下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對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

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他日由以告其友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光而見若身揚若名令聞於君而又告予子行矣毋汙我乃臨清泠之水以洗其耳由悵然而不自得逡遯於箕山之下頳水之陽終身不復見初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之妻握登有大虹之祥而生舜於諸馮之姚墟故為有姚居于嬀汭故為有嬀好學樂善寬裕温良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學

於務成昭務成昭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則身脩而萬物得矣握登死瞽瞍再娶生象愛象而惡舜必欲殺之舜大杖則走小杖則受順適孝慈欲殺不可得年二十孝友聞於人有友七人馬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或作陳秦不虛或作宇靈甫常輔翼之耕於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於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甄於河濱器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一遷而所居成聚二遷成邑三遷成都至鄧之墟十有萬家克供子職

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加焉念未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堯欲以位讓四岳四岳辭堯命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於是衆以舜言之於堯堯曰然朕聞之舜生三十年矣父母不使娶堯知舜告則不得娶也遂女以二女娥皇女英九男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舜内行彌

謹釐降二女不敢貴驕於嬀汭事舜親戚甚有婦道九男皆益篤舜事父母彌至於是瞽瞍信其孝而順其道焉舜尚見堯堯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

論曰子告父母而娶女氏告父母而妻此婚禮之常也若夫聖人不居廟堂之上而窮居山林聖人人倫之至而反不得於父母此則非常之大事也堯為天子當此非常之事豈得不以為急務是故二聖人略常禮以天子二女嫁於匹

夫既二女嬪虞瞽瞍底豫聖人之化行而人倫明於天下後世豈特不格姦於一家一時而已耶大哉權乎去輕以就重略名以全實虧小以成大舍近以圖遠聖人之所以變化莫測而天下之所以治也聖學衰微當事任者尚變詐隨流俗急輕而緩重務名而棄實知小而昧大見近而忘遠因循苟且以是為權兆於滅亡而不悟悲夫

堯問舜曰人情如何舜對若曰天命理微人心情慢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禄盈而忠衰於君操志以事天者其唯君子乎成性而配天者其唯聖人乎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如何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子天之合也與之語禮樂而不逆道廣大而不

窮於是以為大蔚孟子曰天下大恱而將歸已視天下恱而歸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七十一載甲寅堯命舜朝廷之大位理天下之大事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龎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舜悉舉而用之共工者金天氏子也毁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謂之窮竒舜比流之於幽陵讙兜者有熊氏之子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謂之渾敦舜南放之崇山三苗之君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謂之饕餮舜西竄之三危崇伯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

狠明德以亂天常築堤城以湮洪水九載績用弗成天下謂之檮杌舜東殛之于羽山遷四族於四裔以禦魑魅虞書堯典敘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

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
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
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
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
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
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

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論曰堯典載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不及月者傳曰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隨之而已故不及也周官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失聖人之旨矣

七十二載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子丹朱丹朱不肖於是堯生八十七年老而衰矣將命舜攝天子事或曰奈何舍胥子朱堯曰私一人病天下可乎鯀之妻有莘氏女曰脩紀感流星之祥生子禹于石紐長於西羌師

于大成摯學于西王國傷先人之非度將釐改制量乃
潛心圖書南遊衡山東登宛委見石匱發之得金簡玉
字洪範九疇究天地之理知萬物之性舜薦禹為司空
往平水土顓頊裔孫伯益大費能議百物堯命益作虞
棄自幼而遊戲樹藝五穀輙美大及長便弓矢有殊能
為大司馬甚好農事堯命為后稷與禹偕行
論曰宏聞諸先君子有曰知人之哲無過於堯
有言丹朱可登庸者已知嚚訟有言共工若予

采者已知其象恭有言伯鯀可使治水者已知其方命有言舜可以遜位者則曰俞予聞之矣妻舜之二女觀其刑家二女嬪虞瞽瞍厎豫而家齊乃命以位觀其治國五典克從百揆時叙四門穆穆而國治納于大麓使大録萬機之政觀其平天下無烈風雷雨之迷天地之和應而天下平然後授以帝位此事理之次不可易者也司馬子長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

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吁安得此淺陋之言哉夫處已之難莫難於正心誠意處物之難莫難於治國平天下觀其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知其意誠心正矣意誠心正與天地參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使入山林川澤豈所以試乎且烈風雷雨非可期者也設若不遇堯將遂無以知其聖耶此真齊東野人之語而子長不察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故君子於文詞有滯者取其

理與意可矣

七十三載堯曰格汝舜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授終于文祖舜遂攝天子事

八十一載甲子初禹既受命命諸侯與人徒發歷山之金始鑄幣調有餘給不足咸使傳工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工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

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伯益所至烈山澤而焚之禹身為民先左繩準右規矩載四時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輴泥行乘橇櫛風沐雨不避艱險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后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已饑之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令民一夫一婦受田五十畒校數歲所收之中為定式而貢五畒于公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或一饋而十起或一沐三握髮延接四方之士曰吾不恐賢者留於中道恐其留吾門也訪之以利害咨之

以謀策得善則拜嘗曰人無食則不可使利歸之則勞而不怨故導河自積石刳龍門之腹析底柱爲三門疏九河

論曰龍門華陰底柱孟津大伾大陸皆河之衝也九河之處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其中二百餘里地勢平延其流澶漫易以淤塞遷徙不常故禹多與之地使下流通曠則中國無河患及齊桓公擅一時之利不顧大河形便爲萬世慮適

河行徙駭遂因以太史馬頬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八河之地充樹藝立城邑河之下流始廹隘矣自是而後中國始以河為患焉為天下者何必與河爭此地乎不計其利深計其害捐河故地以與河亦省事安民永世之一策也

瀹濟漯決汝漢排淮泗掘地而注之江凡治天下名川三百支川三千高高下下導滯豐物封崇九山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殺九嬰於

汶水繳大風於青丘斬猰貐脩蛇于洞庭禽封狶于桑林至危且勞也而民樂盡其力於是險阻夷通鳥獸之害人者消人得平土而居之使大章步東極至於泰遠步西垂至於邠使豎亥步南極至於濮鉛步北垂至於祝栗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莆雚之地悉為良田田始開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東有九夷被髮文身南有六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焉西有七戎被髮衣皮北有八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

馬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性不可推移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舟車所至無不臣服堯賜禹姓姒氏妻伯益以姚姓之玉女賜姓嬴氏封契于殷賜姓子氏封棄于邰賜姓姬氏棄娶姞姓之女為元妃夏書禹貢敘曰禹别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作禹貢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大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

田惟中中恒衞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濵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

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
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
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纎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
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
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
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
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

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

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

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别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禹請於堯貢金九牧以鑄九鼎著九州之制度焉

論曰史載秦滅周九鼎入于秦自是不復見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者也愚竊以為誣矣魑魅魍魎自古不以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縉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别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

故又鑄于九鼎以為萬世準桀有昏德而遷于商商紂暴虐而遷于周如此其重也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秦方廢井田開阡陌除封建置郡縣滅先王之迹焚及簡編況鼎者明著制度章章堅大之器乎秦不沈之于伊洛必淪之于瀍澗矣始皇百不資于先代而無故求周鼎於泗水則其欲詭惑天下之意可知矣漢興去古未遠

易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高
祖父子知無所往之利而不知來復往夙之吉
侵尋至今茫茫禹迹法度盡廢上不仁其身民
各私其有不均不平不正不定暴虐無告寃陷
困窮爭鬬滋起獄訟煩多皆此之由也孰能居
其位而仁其民博洛于天下求所正諸
靈后氏因軒轅靈龜之圖象形篆以銘鍾鼎命天下脩
社祀水既大洩益始教民鑿井而飲命后夔作咸池大

章之樂堯曰樂者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兮日入而息兮耕田而食兮汲井而飲兮帝何力於我兮景星見甘露降醴泉出朱草生鳳凰來百載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乃殂落葬于陽城丘隴小葬具微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

百有一載甲申

百有二載丹朱既除喪舜委政于禹皐陶退避于南河之南丹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朋淫于家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

論曰堯舜命舜禹行天子之事舜禹亦既受命行天子之事及堯舜既終又避其子何哉人臣至于代天子行天下之政已亢矣况又將去人臣以為天子乎堯舜之喪甫除舜禹政自已出

使丹朱商均去其宮室可則可矣是用九而爲首非所以明微也故舜禹避之以展天下之情成揖讓之禮其心與計利害遼乎天地之不相及也使舜禹而有計利之心則是以爭奪行尚何授受之有若夫益則又異於舜禹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歷事三代年亦老矣奉身而退順天道也讀書者能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意則子輿氏之言燦然明白無可疑

皇王大紀卷三

皇王大紀卷四

宋 胡宏 撰

五帝紀

帝舜有虞氏

元載舜踐天子位都于蒲阪建旂乘鸞車號有虞以土德王封丹朱於實沈之墟是為唐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封象於有庳

論曰蘇黃門曰世未有不能承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斯言信矣象日以殺舜為事固非在妻二女之後此萬章之失也以象之傲而欲殺舜世有傳之者安能其必無乎就其事以處兄弟之間亦可以為訓不必深辨也且弟以殺兄為事在常人則或有報復之心在賢者則必引咎自責不藏怒不宿怨也在聖人則哀矜而訓誘之矣是舜封象於有庳使吏治其國而享其衣

食租賦欲常常而見之使源源而来友之至也先儒乃以有庳為今之舂陵吁舜都蒲阪使誠封象於是則欲常常而見之使源源而来適以道斃之也然則有庳當何居殆畿内之地歟觀此則漢文之於淮南晉武之於齊攸宋太祖之於義康唐太宗之於元吉莫不有慙德可以為世戒矣

行戊午歷作布政之宫曰五府又曰總章畏天而愛民

恤遠而親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于是日月光華卿雲叢聚作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巧於使民不窮其力天下無佚民割青州碣石北遼東之地為營州割冀州恒山以北燕薊之地為幽州割冀太行西北之地為并州南撫交趾西發氐羌北發山戎息慎東方島夷舜凡有事必洛于大禹稷契皋陶伯夷垂益后夔謂之八師虞書舜

典敘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

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冦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

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論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此闕文失其次者也其文宜曰受終于文祖禋于六宗在璇璣玉

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望于山川書經焚毀伏生耄矣口授于人故多闕失也國有大事必既告諸祖禰然後告于天地以及羣臣此禮之常也故有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孔安國曰六宗者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水旱與日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屬又可分

裂各為神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斯可見矣歷代諸儒之說咸與孔氏不相遠獨虞喜以六宗為地 闕 之於理無義攷之於文無徵雖欲取之其孰信之又曰舜柴於四岳所以致吾誠而教諸侯以必有事也封十二山使無牧伐表識一州之走集示民之有事也五載巡狩週遍天下禮百神體諸侯以撫兆民天行健聖人之行亦健天心無欲聖人之心亦無欲

天德日新聖人之德亦日新此聖人在位益久而天下益平治之道也自史遷著封禪書載管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有十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狩之制出崇泰奢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

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

梁許懋曰燧人氏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

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攷舜典可以

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

繆君天下者奈何信史遷而不信孔氏乎

虞書大禹謨敘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

大禹臯陶謨益稷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

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

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於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維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

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説
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
是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
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

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萬世永賴時乃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
允諧又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來格虞賓在
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
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
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九載甲午

十九載甲辰舜問於善卷曰予有意於天下乎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天下為哉去入深山莫知其處他日問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身負妻戴子入海終身不反

二十九載甲寅昆吾之裔子以擾龍事帝封之豕韋川賜

姓曰董

三十一載舜子商均女英所生也不肖不可付以天下舜耄不能親政命伯禹攝天子事伯禹請讓于咎繇舜稱美咎繇之休以堯命已之事命禹禹再辭又固舜曰毋天之歷數在爾躬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三十二載禹遂攝天子事舜命禹出征三苗苗民逆命伯益贊禹班師振旅而歸舜大敷文德以緝武備有苗

乃格

三十三載大禹謨曰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期于予治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

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爾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弗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

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

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三旬苗民逆命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逺弗届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歴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
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
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
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十九載甲子
四十八載舜陟方葬于鳴條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五十載陟方乃死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别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孔子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又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德如天地化如四時又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是故孝子之至莫大乎尊

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

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然後仁覆於天下自堯以來九族内睦百官外正化行諸侯流及兆民皆有君子之行比屋可封後世莫能繼也

四十九載甲戌

五十載商均除喪禹委政於臯陶伯益退避于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商均而之禹

論曰愚讀五帝書然後知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後世有立功于一時興利于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聖人者有功于天下萬世曾不得推苗裔立宗子建廟廷春秋四時饗天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内治其國家上之天文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原器用之利

法度之彰禮樂之則誰推明制作之也而忘之
乎夷戎之人駕一偏空說失事理之制而其神
像反得蟠據名山中華巍業相望又聽其雕梁
畫棟羣淪滅三綱之人而豢養之此何道也其
不耕不殖侵漁民利耗蠹民財乃細事耳為政
者恬不以為慮諸華無人可悲之甚矣

皇王大紀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王大紀卷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胡觀瀾

謄錄監生臣董邦本

皇王大紀卷五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夏大禹

元載禹踐天子位都于安邑以水德王正仍建寅是謂人統朔以平旦建綏乘先路駱馬黑鬛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戎車曰鉤車先正馬牲用黑牡國號夏即蒲坂而封商均是為虞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

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行丙寅歷其圖書曰連山艮震巽離坤兊乾坎此連山氏之河圖也夏后氏因之故曰連山王天資敏給其德不違其儀可親其言可信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聲為律身為度亹亹穆穆為紀為網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簨簴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黄帝作車少昊加牛以輈端衡之軏服之王命奚仲為車正始駕以馬以輮端曲衡之軏服之馬車小而牛車大

矣於是等級之度修貴賤之分明封奚仲為薛侯古者為醴酪以制儀狄作旨酒以獻王大惡之曰後世必有以此亡國敗家者矣遂疏儀狄王之世三苗氏恃其水國有洞庭彭蠡之險修政不仁王滅之

論曰戰國之時吳起有言三苗左洞庭右彭蠡脩政不仁禹滅之按虞夏之書舜竄三苗于三危在雍州之境及禹滅之乃在洞庭彭蠡之間或曰三苗九黎之後也參攷傳記黎苗之人反

覆為亂經涉皇帝之世聖人屢遷而教擾之而不艾殺之其仁如天何可及也滅者廢其居易其統而已

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論曰甚哉秦始皇李斯君臣之不仁也除封建蔑帝王明德之裔絶公侯名臣之世郡縣天下欲自專其利也夫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皇帝之際有未如制者則不可知然天運之方泰及禹

平水土同九州分五服齊之以長道之以師公侯伯子男各有定制無得踰越者矣夏商之季天下紛亂湯武起而治之閒無一物不獲其所矣未聞縱釋強大諸侯而不裁正之也謹以天下圖按之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先王之制州建二百一十國則九州千八百國之君乃自古諸侯之本數也而塗山之會稱萬國者猶周王八百國之君而云撫萬邦也聖王有不忍之

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封建諸侯仁政之大者也秦人專利削除封建郡縣天下天運方否自是而後聖人之道不行人君莫不蓄獨擅天下之心故襲用郡縣之制而不能革也吁一蓄獨擅天下之心已亡王道之本修德用賢力行善政差可不大亂而已豈有三王之至治乎天下之大不與天下共一人不好善則天下賢才盡廢寇盜蠭起戎馬淜陵所至如隄潰河決殺人

盈天下郡守縣令莫之能禦也而國隨以亡譬如人之死於鋒刃壓於巖石溺於風濤非天命之正者忠臣痛焉故周之建國自后稷也商之傳世逮桀宋也夏杞有後至楚悼王後息也是三代者經歷變故而宗廟血食咸二千餘年豈若秦隋卒暴漢唐亡則絕世乎有天下者盍監秦否而傾諸

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

嘗見刑者愓然傷之曰豈吾不德而陷人之罪與申命天下省德慎刑務盡人心百姓為之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至於三年以仁遂焉是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十載之積私家有九載之儲作大夏之樂臯陶謨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徳亦言其人有徳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徳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徳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徳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咎繇封國於英六甍於王之世益封其支庶有在許者

八載王東巡狩登茅山受諸侯之計更名曰會稽汪芒

漆之姓君守封堣山是為長狄防風氏獨後至戮之以戒不虞王崩于越

論曰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爲巡守南裔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若遠巡荒外而死是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心與天意爾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於荒外何病於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於荒外豈能有益於禹哉此

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也若史載禹葬會稽道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大禹死則葬焉何哉古者不墓祭時享存乎廟主王者以四海為家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秦漢而後人君以死為大諱崇尚墓祭違經棄禮遠事尸柩難以語乎理矣善哉論也厥後少康封其子於越者豈不為禹葬在所故歟

啟贊能敬承繼王之道伯益奉啟踐天子位葬王于會

稽衣冠儉素從王命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論曰人君雖不可勞人而佚已亦不當薄已以厚人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奉養有度自不至於微薄也大禹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不享其奉無乃非中道耶吁鯀

堙洪水得罪於天下以殛死者也禹平水土得天下心以有天下者也父以此誅已以此王雖身得享其奉而心有所不忍故非惡卑陋不以天子為尊榮也夫古之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哉故孔子重贊之曰吾無間然有天下而不與於此見之矣

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孟子曰季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

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
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曰萬章問曰堯以有天
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
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
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天受之者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也民受之者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

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堯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啟

元載甲申

二載啟既除喪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生二子一

曰大康實烏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有扈氏不用命啟滅之享諸侯於鈞臺作九辨九歌之樂夏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論曰理得而無阿私是謂天意故可殺而不殺

猶可赦而不赦也一容私議於其間則非天意

矣罰弗及嗣者堯舜常典其所以興也罪人以

族者紂之虐政其所以亡也若夏啟甘之戰成

湯鳴條之師稱孥戮者此用兵誓衆使人致死

之法不可以常典論虐政比也古者用兵皆出

於必不得已自非以至順伐至逆至仁伐至不

仁則不舉也驅人而致之死地茍非示以重法

有踰於死或致敗績使逆者肆行不仁者得志

於天下其殘害生民豈有窮極故聖人權輕重不得已而有孥戮之誓也設有不用命者則必施之豈空言哉後世儒者不復知兵當天下大難放棄軍律使逆賊肆行殺人盈天下而莫之禁也非天意矣

九載啟崩子太康踐位

太康

二載甲午太康居喪不哀農政不修四夷背叛后稷棄

當舜之世甍於黑水之山其子不窋嗣太康棄稷不務不窋不義太康去之邠邊於夷狄不敢怠先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肆其訓典朝夕勤恪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戎狄服焉

十二載甲辰

二十載甲寅

二十九載后羿為射官羿尤善於其職太康迷于原獸羿因民之怨以兵距王王畏之不敢還翺翔河上衆散

而死弟仲康立夏書五子之歌敘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

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嗣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懐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顔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仲康

元載羿自鉏遷于窮石號有窮氏因夏民入總夏政仲

康不得有所為于是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
胤征夏書敘胤征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其邑胤侯徂承王命徂征告于衆
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
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
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
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崐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論曰夏商之事缺失最多雖聖人去取之思不可盡見如胤侯征羲和以其事考之廢之可爾

何至興師疑其黨於羿欲假託於正仗兵威以恐動天下也人臣當是時或内受顧託或外掌藩宣則宜辨之於早小心翼翼廣求鄰援雖勝負不可必行法以立命則忠臣矣今羲和雖不黨於羿乃沉湎于酒廢時亂日自取滅亡烏得為忠聖人載之者所以為後世戒也或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此軍法一切之政也是道也以用於民事則可謂之一切之政

在軍法則爲令典矣又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此誓衆一切之言也是道也以用

於民事則可謂之一切之言在軍法則爲善政

矣胤侯之書正軍法也其舉兵之志則王者之

罪人也其行軍之法則未爲過故孔子悉取其

言而不削也

三載甲子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

纇無期人謂之封豕羿討滅之諸侯震服羿負恃其射

而有大功不恤民事習於田獵武羅伯因熊髡龎圉其賢臣也咸被其棄逐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行媚于内施賂于外而娛羿于田

十三載甲戌仲康崩子相立

相

元載王尸天位同姓諸侯惟斟灌氏斟尋氏迺心王家羿田無厭馳逐不休衆甚苦之寒浞因其衆殺羿國内大亂相以故得走依二斟浞因羿之室生二子曰澆曰

殪

十載甲申

二十載甲午

二十七載寒浞使澆及殪伐斟灌氏斟尋氏攻相弑之

相之臣靡逃奔有鬲氏相之后緡方娠逃出自竇乃奔

有仍氏生少康

皇王大紀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皇王大紀卷六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夏少康

三載甲辰

十三載甲寅

二十三載甲子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澆使椒之仍求少康少康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厚樹恩德陰結夏衆撫納舊官寒浞既得志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少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靡亦撫納二斟之燼是時姬不窋之孫公劉遭夏氏之亂勤勞於民民用富厚和協輯睦備其戎器抗中華之難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遂平西戎漆沮之地荒大豳土詩大雅十六篇曰公劉六章章十句周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篤公劉篤厚也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

迺裹糇糧于槖于囊（小曰槖大曰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盾也）戈（勾子戟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相也）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徧也）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小山也）復降在原（廣平曰原）何以舟之（帶也）維玉及瑶鞞琫（上曰鞞下曰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廣大也）原迺陟南岡（山脊曰岡）乃覯于京（絶高曰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直言曰言）于時語語（論難曰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群也）執豕（新國殺禮）于牢酌之用匏（儉質也）食之

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羨也）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山西曰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正絶流曰亂）取厲取鍛（鍛厲斧斤之石）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皇過皆澗名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及公劉亹累世徽弱

三十三載甲戌

四十一載靡起有鬲之師幷二斟之士討寒浞滅之迎

少康于有虞少康帥有虞之衆滅澆于過滅殪于戈威動天下四方諸侯奔走来朝復禹舊跡入踐天子位封庶子於會稽謂之越子

論曰人殺其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怨死課報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覰敵勢而改圖則庶幾焉茍顧其私内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希矣少康靡鬲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貴

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瀕死亡而不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冠噫前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

四十三載甲申

五十三載甲午

六十二載王崩子杼立

季杼

元載甲辰

十一載甲寅王能帥禹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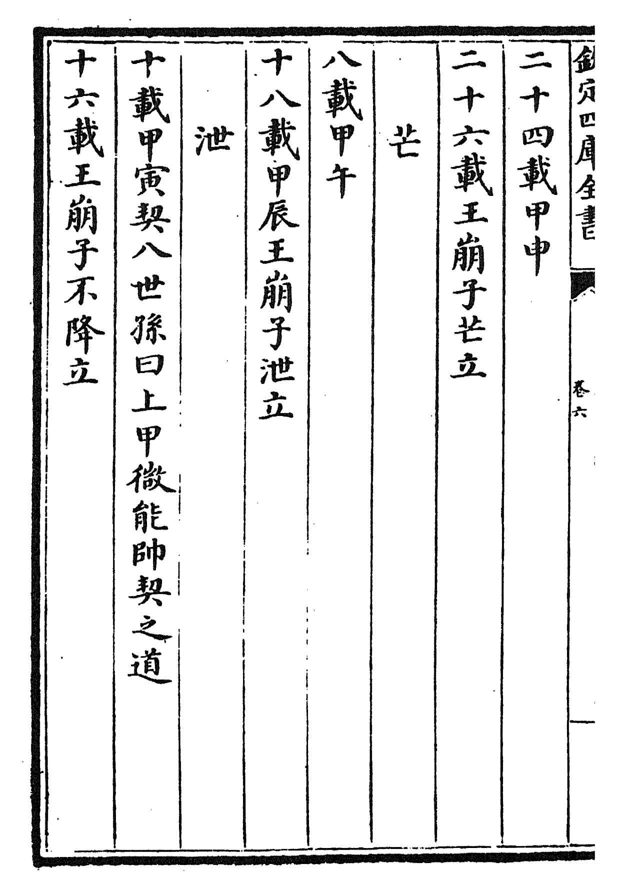
十七載王崩子槐立

槐

四載甲子契六世孫根圉之子曰冥為水官勤於其職

而死

十四載甲戌



二十四載甲申

二十六載王崩子芒立

芒

八載甲午

十八載甲辰王崩子泄立

泄

十載甲寅契八世孫曰上甲微能帥契之道

十六載王崩子不降立

不降

四載甲子

十四載甲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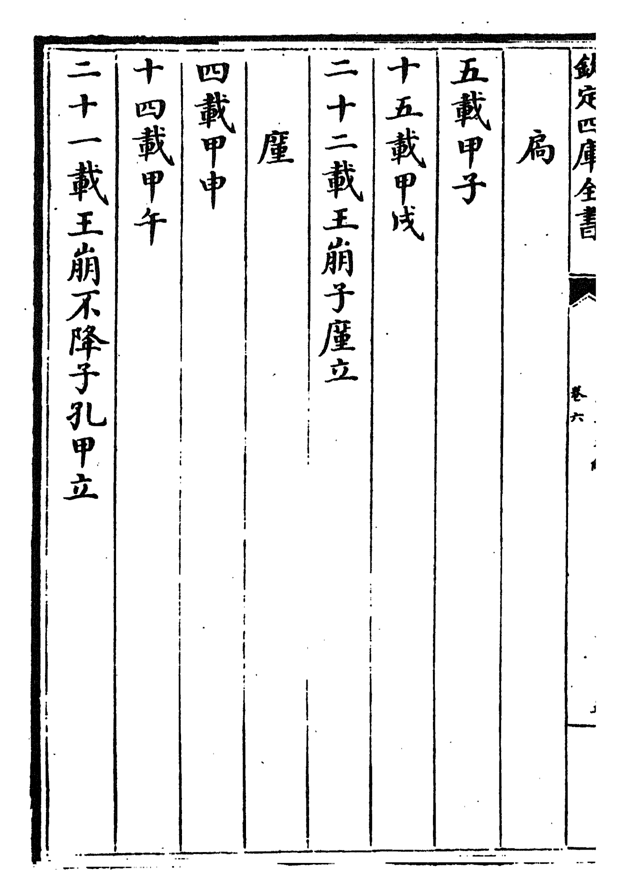
二十四載甲申

三十四載甲午

四十四載甲辰

五十四載甲寅

五十九載王崩弟扃立



扃

五載甲子

十五載甲戌

二十二載王崩子廑立

廑

四載甲申

十四載甲午

二十一載王崩不降子孔甲立

孔甲

三載甲辰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天降龍二唐堯之後有劉累者能知其嗜欲而豢之王封累於魯縣

十三載甲寅

二十三載甲子

三十一載王崩子臯立

臯

二載甲戌稷十世孫公非之子曰高圉能帥后稷之道
十三載王崩子發立
發
元載甲申
十九載王崩子癸踐位是謂之桀
桀
二載甲辰
十二載甲寅

二十二載甲子

三十二載甲戌

三十三載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鈎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務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狠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妺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為之為瓊室象廊瑶臺王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初殷侯契之孫相土徙居商丘因關

伯之故墟逮相土十世孫主癸之妃夫都感白氣貫月之祥而生天乙是歲主癸卒天乙立是為成湯三十五載成湯元年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君居作帝告釐沃有田方七十里聞逸民伊尹摯耕于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則使人以幣聘之伊尹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畒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使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遂受湯聘起為上卿

論曰自下士而上天位也天位聖人之大寶也義則貴利則賤伊尹之初所以不從湯命者恐

其以為利也三聘幡然而起者知其非為利也居天位者慎毋以爵禄期人哉其有棄天下猶敝屣視富貴如浮雲者必望望然去之矣所得而官使者皆𦔳事功求温飽之士亡國敗家率由於此矣

湯又得萊朱慶誧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蠕西門疵北門側皆天下之賢士也是時王室昬亂黎民困窮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於是殷國大治

三十六載亳與葛為鄰葛伯淫放貪虐不修祭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衆畏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為汝耕而又奪吾酒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湯聞之怒帥師征之誅葛伯作湯征

論曰齊桓晉文仗義以為利者也猶須王命以

率諸侯成湯則尚義矣征伐大事必請王命書
經焚毀失亡過半文無所徵是以不可得而書
也
三十七載成湯薦伊尹于桀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
不聽與羣臣沉湎于酒伊尹進諫若曰君王以酒色之
徹壅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集
習是為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桀曰子無訞
言吾之有民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乃亡矣伊尹自亳

凡五適夏告桀以堯舜之道桀終不聽

四十載伊尹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則逐逆驅則殺所以愛天物而存仁心以禮存心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浸及其民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況於人乎皆歸心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名之因於

重泉夏臺已而釋之
四十一載甲申桀窮其宗族恥其勲舊輕其賢良棄義
聽讒卿士干辛淩轢諸侯左師曹觸龍讒嫉才智諸侯
危其位大夫隱其道美人不容曼聲不歌舉事戾于天
發令逆于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
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敗殺之耆老或諫又殺
之或獻録書曰亡夏者桀也於是大誅豪傑關龍逄引
黄圖進諫若曰古之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

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盡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焚黄圖殺龍逢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緍氏見王汰侈怫善也引師先歸桀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常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王之世犬羣嘷兩日鬬枉矢流星隕五星錯行雨血夏霜木氷地震伊洛竭太山崩

商成湯

十八祀夏桀鑿地為夜宫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湯以薛侯仲虺為左相命諸侯為景亳興師伐韋氏顧氏昆吾氏遂伐桀以若不喬孫費昌為御桀衆敗績自安邑東入山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遂奔南巢湯放之告諸侯羣后曰古禹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於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羣后毋不有功於

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汝毋予怨湯始征自葛載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芸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曰王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三月歸于亳踐天子位定都焉國號曰商其圖書曰歸藏坤乾震巽坎離艮兊歸藏之河圖也商人因之故曰歸藏以斗杓建丑冬十二月為歲首是謂地統

論曰古史不載湯改元獨劉道原載之愚竊以

為非其實也夫人君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所以謂一為元者竊譬諸人猶其始生也猶其有首也生之時一定而不載身之首一生而不可易成湯之始立於桀之三十五載矣其所以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本是而為之者也又可改乎元者義之所存非若一二之為數也後世以元為數而不知其義如漢武之初年曰建元元年既曰元年則元已建

矣又曰建元豈不贅乎後又因事別建年號如曰元朔元年既曰元又曰朔又曰元年失其義也甚矣嗚呼使人君知此義而體之則原元於一豈至如是紛紛乎

以日中為朔改載曰祀建太白乘大路白馬黑首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戎車曰寅車先疾馬牲用白牡封夏后氏之後於杞行甲寅歷商書敘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湯誓王曰格爾

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汝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仲虺申王奉天伐夏之義作誥馬商書敘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来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帝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

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

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商書敘湯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予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

壯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建天官以理明事命六太典司六

典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命五官典司五衆
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命六府典司六職曰司土
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命六工典制六材曰土工金
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
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
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

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正九州之封域兩河間曰兾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兖州濟州東曰徐州𠑽北曰幽州岱東曰營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以為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歸之

閒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農民一夫一婦受田七十畝耕公田七畝天子之田方千里諸侯爵三列田三等公田方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太子食百里天子三公之田視公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附庸謂之采地是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卿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無征天子之縣內視元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其禄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禄取之於方伯之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

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南廵西廵北廵皆如初禮歸假于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承桀暴亂之後大旱

十九祀大旱

二十祀大旱

二十一祀大旱伊尹言於王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民以是不困

二十二祀大旱

皇王大紀卷六

皇王大紀卷七

宋 胡宏 撰

三王紀

成湯

二十三祀大旱祀周弃以配稷

二十四祀大旱王徧走羣望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宮室營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最後禱於桑林之社天油然作雲沛然下

雨歲則大熟天下懽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作諸器之用銘以為警戒史失之矣其盤銘有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欲其德日新也德日新故其政日新也天下無弊事而人受其福也自神農氏大興農桑之業生民衣被其業後世聖人修其制度不忘其初天子必有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三推諸侯必有籍田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九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祖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

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凡使民興事任力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

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先王必舉其定國之數以地廣狹年之上下禮之厚薄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凶旱水溢年雖大殺民無菜色衆不懼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國也古者天子諸侯必

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先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獻于君于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歟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緑之玄黄之以為黼黻文章社而賦事烝而獻功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自包犧氏以田漁教民後

世聖人立制度以習軍律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傳曰田者大芟草以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轚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記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塞隱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

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獵射左髀達
于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者次之射左髀達于右䯒為
下殺上殺為乾豆中殺為賓客下殺充君之庖面傷不
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每禽擇取三十焉其
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宫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
禽田雖不得禽射而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
勇力取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樑斧斤不入山
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入山林鳩化

爲鷹鷹隼摯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鳥獸孕禁置羅䍡魚鼈水蟲孕禁罜罶設穽鄂上蟄發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禁鯤鮞長麑麇翼鷇卵舍蚳蝝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不槎蘖伐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

為禮也鬼神弗享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王初作囿養禽獸以為田獵之常所是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廵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

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宗廟歲五享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宗廟歲四享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是故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司空執度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田里不粥墓

地不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不使山者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折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然後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於是興學六禮

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賔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别度量數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滛一道德以同俗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用必當年德用民必順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大夫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為選士者不征於鄉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見樂正焉曰俊士為俊士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樂正崇

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命鄉簡不帥教者以教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尚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

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右移之左左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造士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正之終身不齒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卜醫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爵人於朝與士共

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刑人不在
君側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
之不及以政弗故生也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興學小
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
于社造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于學出征
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
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
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

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
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
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
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
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
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

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犧牲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命服命車戎器兵車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度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二十七祀甲辰制王子下嫁之儀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使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謙降從禮以成其尊高之德命之曰毋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毋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從陽女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於是王子之嫁於諸侯者處尊貴有道尚質素而不尚華飾降屈柔順不盈極而亢其夫諸侯夫人莫不化之家道正而夏季驕淫之風變矣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大夫有貳車士有陪乘或曰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古者天子五路玉路為先繁纓十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一就王命以木路為大路以祀天君齊車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未命為士者不得乘飾車駢馬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宮中謂之壼室中謂之陳廟中謂之唐一達曰道路二達曰歧旁四達曰衢五達曰康六達曰莊九達曰逵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

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祚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告喪曰天子登遐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

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自稱曰天子之力臣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亦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擯者亦曰孤進賢達能謂之大夫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

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
者自稱曰某諸侯使人於諸侯使者自稱上大夫曰下
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
自名擯者曰寡君之嫡公子曰臣孼士曰傳遽之臣於
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四夷之君地
雖大曰子於内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仕於公
曰臣仕於家曰僕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
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子小

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天子之妻曰后公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

人曰妻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

老婦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

邦曰寡小君異邦人亦稱之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自

稱曰婢子

三十祀初成湯娶有莘氏生太丁為嫡子蚤卒有子曰

太甲為世嫡孫以伊尹為太保湯崩壽百歲伊尹奉太

甲即位葬成湯於亳北

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凡死弟及不敬宗尊祖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王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

倫壞制大開後嗣爭奪之端乎故公儀仲子舍
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
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
是此以義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先能遵先
王之道不賢之君反是者也以殷世考之自三
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爾必有
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
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皆能耶此以人

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衰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知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甞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多少邵康節極數

知來非淳風比也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忘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太甲

太甲元祀古者天子崩太子尸天位居喪哀慕天下事付之冢宰伊尹為殷保衡以天下自任首訓太甲以修

身律物之道是為伊訓商書叙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肆命祖后太甲尸位毋恣興事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諸桐宫有廢昏立明之意太甲自怨自艾處仁遷義於是作太甲三篇商書叙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上篇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

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啟廸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

三祀伊尹既放太甲必選天下名德重望與之居處出入禁切曉喻之故太甲悟太甲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右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

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
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
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
承王之休無斁太甲下篇曰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
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
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
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

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悦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論曰孔子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太甲上承其祖居
憂三年宜矣何以謂之放乎曰桐宮非嗣王居
憂之常所也伊尹於是有廢昏立明之意故特
謂之放也蘇子瞻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聖人
將以救天下後世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以為不
得已之變則可以為道固當然則不可甚矣其
鑿也興廢道之常也聖人當廢興之際不得已

而有為者所以由道也若非道固當然而廹於不得已之變是無本也本則不立將何以識輕重定取舍濟天下之艱難乎是故衡陳然後可以决輕重本立然後可以趨變化

皇王大紀卷七